

埋

憂

集

埤疇集 卷四

戊上紅雪山莊外史著後學烏程邱廷銓校字

八形獸

騰越有獵戶常捐一木屋行山中一日至磨盤山忽見
山麓狐兔數十成羣從深箐中竄出繼而熊虎羆象紛
紛然帖耳垂尾接迹狂奔如有物驅逐者心異之遂止
于道側潛窺久之見一物狀如猩猩而長不滿四尺被
髮金眼遍體白毛從後才丁而來觀者急啟窗迎面發
一鳥鎗是物卽冒煙撲至屋前以兩手搥板上者再旣
見其寂無人乃去獵者窺其去遠出視搥處已陷入寸

許所未穿者才厚如錢耳大駭遽入屋中荷之而返自是不敢復往矣但不知此物究爲何獸也

異蛇

余在合溪山中暑夜嘗聞虎嘯次日以語人人問嘯時瓦屋可震動否余曰否其人曰然則非虎也其蛇也往時嘗行山中忽聞虎嘯一聲近在咫尺駭極仰視則有蛇倒懸于樹而鳴其蛇長不盈丈遍身斑黃每暑月則見山中人往往遇之鳴則天必大雨但虎嘯近者瓦屋皆震虬鳴則不震也

問蓋浪邊外有蛇每日必上樹跌而下至地則碎如

粉俄又合成一蛇蜿蜒而去蓋生氣鬱勃必一散以洩之也捕以爲接骨治傷之藥殊勝滇黔紀游言蛇出土司中長尺餘伏草間見人輒躍起跌爲數段少頃復合爲一其色如白金光亮可愛誤拾之觸毒卽死其出入有度捕者置竹筒徑側蛇以爲穴也而入之急持之則完稍緩則碎矣暴乾以治痼疾視其身上中下以治頭腹脛股罔不效又可接斷骨卽此蛇也

又有圓蛇狀如石卵斑斕可愛誤持之得人氣卽化爲蛇嚙人卽斃尸不敢收五里內外人不敢行觸其

穢氣腫脹而死苗人三日後以竹矢插死所七日取
用中人輒斃此蛇變態愈幻而毒愈甚矣

又有方蛇形如牛皮高五寸縱橫各二尺其色黃黑
其行如矢吐氣如炊煙腥不可聞見人輒迸出脊中
黑水射之中者立斃粵西近楚山有之

又有扁蛇闊五寸長五尺厚一寸首尾俱齊色如縹
綳五色相錯成文而方不知者以爲縹沐之巾也口
甚鉅其行如飛能逐狡兔廣西及南海山中間有之
以上二蛇
見蛇譜

所掀蛇

俗傳有稱掀蛇人被稱者必死余年十六偕弟載熙至東樹金懷亭舅太翁家探病而還至太悲橋之西聞耳後潑刺一聲回視則一蛇在地昂首疾追而來遍身星點斑然如稱離地約四五尺惟後半著地其行如風余及弟魂魄皆飛狂奔至趙家墳始敢返顧而蛇已不見到家問余母母言此稱掀蛇也後至冬杪而弟病至次年春分後竟卒年十二今憶之心猶怦怦然動也相傳蛇之量人其長過于是人則死解之之法當蛇之起立隨手拾一物拋起呼曰你長不及我長蛇輒翻身而臥舒其足盈于必散髮示之曰你脚多不如我髮多蛇乃

收足伏地卽取身上衣帶盡斷之呼曰我去矣蛇必死
說見李緒光臺灣雜記報當時未之知也

名醫

吳某禾中名醫也其幼時嘗於藥肆學賣比長稍涉方
書後以失業無聊遂以懸壺謀食某村一富翁暮年得
一子才七歲遭疾其始但不欲食日漸羸而胸腹腫
脹未幾大如鴨羹療視經年百藥罔效翁束手涕泣而
已吳偵知徑造其門時已迨暮遂假宿焉翁出詢姓氏
託言自某村視病還經此地敢從長者乞借枝栖翁聞
之喜請入診兒病旣畢吳出而言是疾吾能愈之但須

償我千金且不得令腐醫難治以舉膏肓竊止一謹謝
因索觀所曾服數方略加增減抄撮成方與之約得之
幾以爲贖命金丹矣遂請止其家以便不時診視無如
連服數劑依然罔效詰之則大言曰病已積年豈旦夕
所能奏效若必欲速則另請高明可也翁再三謝罪乃
已從此供奉愈謹吳明知無能爲役計欲道歸而以戀
棧思更得一方以作旬日之淹一日出至田間閒步瞥
見一輩大如箠心念此奇貨也摘取懷之急反呼翁出
與之曰令郎所服藥本當以此物爲引今幸得此豈非
天賜遂令持往入煎煎服約一炊時其子腹中雷鳴太

痛飲死既而大瀉下黑血數斗中有血塊一團諦視見
髮裏一物堅韌如鐵而其子腹已縮小如故病若失矣
翁狂喜走相告且曰今而後犬兒之生皆出先生所賜
但尙乞屈留數日調治復原乃可備禮送歸耳吳故作
難色翁許酬以三千金始諾而止然究亦不解其故次
日復至其處掘視之見其根生一敗梳上始悟髮中裏
物必待此而後解也然吳自此名大噪在家則門常如
市出門則每一里須酬番錢一枚不數年致富鉅萬焉
其後洞溪沈氏某素患損怯每服藥必用參附芡西之
秋偶患暑瘧復延吳至吳診之以爲其體素羸弱是陰

症投以附子理中湯沈飲之狂躁嚼手指盡碎遽命灌以雪水茶匙亦被咬斷須臾竟卒吳遁歸沈舉家憤甚將控諸官吳聞驚懼服生鴉片而死

手技

嘗見有擊鼓乞錢于市者鼓有耳貫之以繩終于項其擊之凡用槌三手執其一而擲其一于空中隨落隨接此上彼落左右遞更疾徐中節絕無累黍之差伎亦神矣哉

又有能挂物于鼻者每至肆中隨手舉一物如椅棹則仰承其足刀釜則豎置以柄尤奇者取一秤繫錘于顙

而植其末于鼻又取稻草摘取其末尺許揉之極熟而後撈之使直縛二十錢于杪而以其末豎置鼻尖皆橫出于外從未有失墜者

田雞教書

有人于市上出一小木匣啟其蓋取橫木一條廣半尺餘高寸許下有四足橫列櫃上向匣中蛄蛄數聲倏有一蝦蟆躍出以前兩足攀橫木上南面而踞隨有小蛙十餘一一躍出依次以兩足據橫木北面踞坐既定其人取小拍板一下于是蝦蟆發聲一鳴諸小蛙輒以次齊鳴旣而蝦蟆閣閣亂鳴則小蛙亦閣閣鳴不已久之

其人復取拍板一下則蝦蟆止不復鳴諸小蛙亦截然而止矣其人復呶呶呼之蝦蟆仍躍入匣中諸小蛙亦相隨入謂之田雞教書

又一人截竹爲二管畜蟻兩種一紅一白將戲則取紅白小紙旗兩面東西插几上取管去其塞分置兩邊各向管口彈指數下蟻隨出其行自成行列分趨止于旗下排列如陣其人復出一小黃旗作指揮狀羣蟻卽紛然齊進兩陣旣接舉足相撲兩兩互角盤旋進退悉中節度久之卽有一羣返走擾亂若奔潰者其一羣爭進其行如飛居然戰勝追奔也其人復舉黃旗麾之其勝

者卽返以次入管其一羣亦絡繹奔至爭相入無復成列者焉夫蛙之爲物微而且蠢而蟻則尤微乎微者也而皆可以擾而教之奈何覩然爲人而有如窮奇壽夭之不可教訓耶

高江邨扈從西巡日錄都城外南海子之東南有蟻蟻墳清明日必有蟻數萬聚此故名潮州大媽蟻山又有蟻祖廟每年五月羣蟻來朝是蟻也而又知尊祖敬宗矣按水經注益州葉榆縣自唐蒙始開之縣西北八十里有弔鳥山衆鳥千百爲羣其會鳴呼鳴嘶一歲則六至伺其來弔夜燃火取之其無嗟不食

似轉悲者以爲義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于此故衆
鳥來弔因名亦可與螞蟻墳並傳

又有蓄金魚者分紅白二種共貯一缸用紅白二旗
引之先以紅旗搖動則紅者隨旗往來游溯緊轉緊
隨緩轉緩隨旗收則魚皆潛伏白亦加之再將二旗
並豎則紅白錯綜旋轉前後間雜有如走陣者然良
久將二旗分爲兩處則紅者隨紅旗而仍爲紅隊白
者隨白旗而仍歸白隊易曰信及豚魚其信然歟
案東京夢華錄京瓦雜戲有劉百禽弄蛇蟻元宵大
內雜戲又有李臥寧猴呈百戲魚跳禹門使喚蜂蝶

蛇蟻等劇蓋人物有知即可教如蛇虎舞涼州之類
其師傳匪自今始也

鐵兒

鐵兒義烏人姓顧名孝誠父尺木少以材武稱娶同里
龍氏期年以徐湄荐從胡宗憲征倭三載不歸龍獨居
夏夜納涼園中有小山曰鐵舟以亭中鐵柱得名乃園
中最勝處夜將半獨行至山頂看月影灤灤殆難自
任遂入亭中小憩迎面鐵柱黝然屹如人立龍抱之意
有所感後數月竟產一鐵眉目肢體皆備惟不動亦不
哭戲以粉筆書鐵兒二字於背命老嫗棄之堤下越宿

有廣西軍官陳大綱者以倭平率鎮兵先歸經其地
聞蘆中兒啼聲跡之有虎方乳一兒見之輒逃時陳無
子大喜攜歸撫爲己子及長膚色漆黑因名之鐵兒兒
自幼剛猛有父風至性過人稍長豪俠喜結客有笑其
不知書者乃更折節從師偶與同舍生忤嘗以異種鐵
兒憤返叩於陳陳告以故兒痛哭急欲往尋父母陳以
其年尚少不許會其州楊應龍反請陳何兵從劉綎往
征兒請從轉戰至四川聞賊有驍將吳日華楊珠二人
者故與鐵兒結爲兄弟請於綎往擒之歸應龍失恃遂
輸款綎奏其功授爲永寧參將尋而明將再用師鐵兒

請自奉所部從海道直擢王京意將以便還禱於補陀
卽過浙中訪其父母育耗也朝議不許鐵兒乃嚙指血
上疏陳情願棄官備行伍以從乃許之鐵兒率舟師出
瓊州舉帆直指補陀適西風大作半日已至齋祓上山
問寺僧求見菩薩一老僧前曰菩薩不在此山貴官將
何所禱鐵兒備訴心事僧噴曰孝子孝子請從老僧來
遂引至寺後俾遙望對面山凹內亦直不見菩薩但見
一老姥雙髻皤然蓬首垢面似被囚者對之而泣鐵兒
不解還問老僧僧曰是殆菩薩爲此變相以相告也鐵
兒更乞前導僧曰此山可望而不可即君能飛度否

夫人亦不在此間但謹誌其像他日自有相見時也鐵
兄涕泣歸舟遂發至朝鮮則倭已棄王京又聞平秀吉
死將遁陳璘命與副將鄧之龍帥戰艦邀之殲其徒三
百賊竄入乙山崖深道險將士莫敢前鐵兒偕其客數
人率死士百人乘夜入圍其岩洞賊憑高拒守鐵兒先
登百餘人繼進賊無一得脫者於是搜其洞中金帛山
積至一處婦女被繫者纍纍釋而遣之中一老者獨泣
而言曰老婦已無家可歸若蒙垂憫願從貴官去爲軍
中補紉以終餘年幸矣鐵兒眴視久之忽憶及補陀對
山之像旣審其鄉里俱與陳父所言相印於是哭而拜

曰母亦知鐵兒尙在否母大駭曰妾自先夫從胡公征倭止產一鐵已棄諸野其後夫以有功爲趙文華所譖而死妾以被擄至此爲賊中縫補苟活至今從何處得此貴子耶鐵兒乃祖示以背則粉書二字宛然又述陳父所嘗言母始疑然卒不解時璣亦已至在傍笑曰母勿訝也蓋兒本受氣於體故見鳳輦疑及虎來覆而乳之乃卽融而爲人固物理之常也母始頓悟於是相抱大哭其時故鄉廬舍已爲兵燹蕩盡遂奉之仍歸廣西始知楊應龍復叛王公之敗陳父戰歿於松門埡朝廷已賜祭葬又敘朝鮮功加鐵兒都督同知遷山海關總

兵鐵兒力辭且求解官不許鐵兒掛冠徑歸或議其矯
鐵兒曰吾涉海遠征非爲邀功地也今旣得依老母此
樂雖萬戶侯豈與易哉若更戀戀富貴他時馬革尸還
或宦海風波所及雖欲長侍膝下其可得乎其後母年
八十餘卒比葬躬親負土忽有羣鳥數萬啣土成墳人
呼其墳爲孝鳥塚然鐵兒竟以毀卒將葬舉其棺若空
虛然其子啟視僅一小鐵人長不滿二尺云

金蝴蝶

漢陽閩人也名先秦康熙初諸生博學多通工詩古文
詞善畫梅長洲文點嘗見其詩畫謂爲近代所未有先

秦知之不遠千里往與定交性狷介不喜爲時文然每
一篇出輒爲人所傳誦旣而連不得志於有司惟賣文
及畫以活若非其人雖輦千金不顧以故人遂無過問
者晚年築室鸚鵡洲上以詩酒自娛足迹不入城市雖
炊煙屢絕不屑也然每醉必攜其所爲詩文至禰衡墓
朗誦數過痛哭而返會新太守湖郡王某至聞其名召
使作畫不赴太守怒時方葺文廟檄令繪壁辱之先秦
策筆以往畫梅於壁題其後云偶從處士陪琴鶴未許
山礬作弟昆月落參橫人不見只留清氣滿乾坤書畢
拂袖竟歸後太守至見之大驚從一僕親造其廬酬以

百金不受時已盛暑見其猶衣木棉顧其僕往取絺綌各一端與之先秦辭曰性不知暑故無需此物也乃止委金而去先秦追擲之不及乃返投置敗簾中終不復顧數月其金化爲蝴蝶一一飛去先秦後以窮餓死

柿園敗

崇禎時孫公傳庭柿園之役以帝命監軍御史蘇京促戰而敗幕客某謂之曰昨余晝寢見有人皆長尺餘披鎧持矛乘車裝馬自陷中出乘几登竈蔭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穴中乃歎曰吾誤聽道士遂以兒戲殺百萬生靈彼其持矛登埋憂集

几時非儼然從軍出塞者乎孫公大哭

慧娘

和州朱生名宛霞少孤貧天資穎敏讀書五行俱下年十三入邑庠隨以歲試食餼邑中名宿咸歎爲不及顧生雖才藻豐腴而文品極峻自是屢困場屋又喪偶益復無聊先是生有母姨嫁新城馬氏家頗饒生時往探視母愛其丰神俊爽每至輒留經旬不遣姪女曰慧娘年踰笄矣未嫁而寡嫻詞翰兼善琴弈而風姿豔絕性貞靜惟生至輒款語不遑庚申秋生下第復至新城女迎問慰解且曰以君才華豈長貧賤者然以此時風氣

若稍能降格何愁榜上一名哉生曰今簾內固多師曠
和嶠一流但若必以此詭遇吾將披髮入山不願求知
音於前路也因泣下女亦慘然遂近前以巾爲之拭淚
適母出詢其故不勝歎息母素嗜奕乃呼婢取楸枰與
生對奕遣閤女側坐觀之俄黑子一角危甚女目視生
曰西南風急矣此角君甘棄卻耶生曰何爲女約略指
示曰此卽所謂倒脫靴勢也母微笑曰兒何言之昵也
豈非女身外向語未畢女顏發赭遽起避去生亦心動
推卻棋枰起揖曰得如母言其他更何足惜母自悔失
言旣念姊氏已衰况玉女金童良緣難得越宿述其意

於女父逢樂逢樂貧之母言其才可託逢樂曰其如數
奇何必若所議且待來歲文戰後可也遂罷去生聞負
氣欲歸母留課其二子生戀女未忍遽舍遂強諾焉無
何母臥病生入視適女來視湯藥遇之東廂生顧無人
小語曰媼知我所以留此故乎女歎曰深情久家子中
妾以憐才之一念遂如春蠶吐絲自縛乍聞父言幾不
欲生此後若能藉文章爲薄命人吐氣則已否則當于
泉下相覓也生曰我若終不得卿今生亦不願更娶矣
但恐人事難知請定密約以當息壤可乎女變色曰若
是是負吾父兼負嬭矣君焉用此不廉婦也卽於腕上

脫一金釧與之曰此物所以治也海枯石爛用矢勿證
生懷之而出自是不復言歸矣後母病尋愈每晨起必
嗽遣子女私以一盞令婢餉生適爲逢樂所遭詰之婢
不能隱遂以實對逢樂怒將還詰女會里中富商王某
爲子請婚其子不慧逢樂以怒女竟許焉後數日行聘
有期女始聞之遂病眠食皆廢漸至綿綴不得已姑爲
召醫醫至診之曰病以鬱怒傷肝致心液爲火爍盡必
得人心血合許以合歡皮煎湯飲之庶可奏効不然恐
非藥石所能爲也逢樂以商諸王王笑曰癡哉是欲以
爾泉下物而剗吾兒現在心也逢樂慙恨而返詣生述

醫言且許締姻生微笑曰翁不愁異時煮字療飢耶逢
樂再欲有言生執卷而起出至母所語其事且泣曰慧
媚若有萬分一甥何忍獨生適翁來言要使人不能無
耿耿耳語畢解懷取佩刀欲刺母急起持之曰癡兒奈
何先自戕乎兒始住此俟老身往視慧娘再來生請從
既至揭其帳見女懨懨垂絕母問今早亦少進食乎隨
告以生在兼述所由女張目見生脉脉但有垂淚既而
歎曰妾負郎矣疇昔之夜夢郎來共戲郎捉妾雙趺脫
睡鞋納袖中妾急探郎袖求之不得郎嗤笑曰繡鞋早
爲阿鴻將去矣妾訝曰此物豈可入他人乎今將奈何

郎不答起去妾疾呼終不復顧醒而思之知此事必不可
可諸妾向所以不忍遽捐廉恥者正爲今日今魂魄已
遊墟墓郎若爲此勢必喪爾生妾亦豈能復活但未知
尙有來生否遂伏枕痛哭母撫之曰兒姑自愛昨而妾
已許吾甥此事尙可圖也於是攜生至逢樂所爲申宿
諾且曰兒病至此叔尙忍立而視其死乎逢樂欣然從
之其母乃返以告女女意少解自是著意強飯未半月
已起王氏聞之復遣冰來將謀納聘逢樂許之母乍聞
悲甚卽往責其負約逢樂以王氏約在先爲辭母拂袖
出適女來微聞餘言知事已中變盈盈欲涕母慰諭百

端卒不可解遂復病未幾竟卒生入臨已將殮矣纔止尸旁尸輒躍起衆大駭女爲縷述冥間事言始死神魂飄忽回憶家鄉都如隔世惟思郎不能去心私念訴諸冥王或可邀其垂憫于是信步而前至一處見殿宇巍煥鬼卒森列可怖躑躅間恍惚有一老父從門內呼之曰兒何得來此汝之齒尙未且汝與吾兒夙緣未了可隨我去乞冥王判此公案遂入見冥王冕旒坐殿上氣象嚴肅老父跪稟久之王顧令喚妾至案前諭曰汝父俗人也汝二人早爲紅絲繫定今雖爲情死猶不失爲貞與義當仍歸圓破鏡耳卽喚鬼卒押令還陽不意頃

刻竟能到家也乃皆轉悲爲喜惟生細詢老父狀方相
與笑啼交作忽聞金鼓之聲遙震瓦屋俄一僕奔入曰
謝遷作亂土寇引賊兵入城大掠將至矣母與慧娘方
在室間亂兵已擁入生竄去母家刦掠一空賊見女美
劫之去及新城收復生返始知女已被擄噉然而哭逢
樂與母亦哭生有僕曰鴻奴勇健能披甲躍十牛是時
在旁勸生曰奴願往偵慧姑其無恙也奴力能返璧但
問太夫人何以報我母未及荅逢樂破涕曰奴乃能爲
古押衙耶他日女歸當以予爾主鴻再拜曰謹聞命矣
遂起攜劍出門時餘賊屯於淄川鴻徑往其營乞降居

數日有脅從者爲言慧娘被擄時謝遷將納之不從脅
以及慧娘請俟三月後畢母喪而後惟命不然請就及
賊愛其美故至今猶局置樓中鴻竊喜夜半後躡至樓
畔仰望燈火熒然躍而上窺窗隙見慧娘獨坐鐙前垂
淚破窗入二侍女驚起鴻手劍斬之挾慧娘飛出守者
始覺追之不及天甫明至新城入門慧娘見家人環集
如夢乍醒備言見逼之狀悲喜交至既而母顧逢樂曰
今可爲吾甥議婚乎逢樂笑諾生請還白其母母笑曰
疑兒此事尙容姑待乎生悟乃止合卺甫畢賊已平道
通生攜女偕歸登堂拜母母詢知前事不覺感泣曰然

則吾當拜此貞婦耳戚友來賀見者亦莫不嘖嘖豔之
以爲義烈之報然自此生益厭勢利其閒居惟日與慧
娘撫絃鬪韻絕意不復進取云

賈荃

江陰賈行芳字士香邑中名士也家素不豐而清介自
持不可干以非義一妹名荃字心香容華絕世性端靜
工吟詠兄嫂咸愛之年十六字同邑嵯商江氏子詩傳
後歲餘迨吉有期有汪姬者業鬻珠聞之以珠往售焉
文爲市數珠兼出奩中珠數十俾禁一珠鳳姬禁畢持
與女曰畫中人雖荆布猶佳而復飾以明珠翠羽江家

郎真有福也女笑酬以值而去適其嫂以鏡奩來倩爲描樣見几上所紮珠鳳取視之訝曰此卽汪姬所穿者耶若輩原不可許其入門媼今受其欺矣女就其手中諦視乃知珍珠早被換卻懊恨無及嫂還以語士香後士香出遇姬於門拒之且詈其不識廉恥姬慚而出旣以老羞成怒徑至江氏譖於江母言女嘗令其同里金媽傳書某生頃聞其已有身矣昨故以明珠爲名探其信否不意果如所言母聽畢以告江翁翁將信將疑數日有女僕引一賣花媼入問其姓卽汪姬所謂金媽者也諸女競與市花已皆散去母從容詢及賈氏之女媼

爲縷述前事與汪姬所言如響母卽令女僕請江翁至
證其事於是決意離婚竟造媒氏擲以庚帖俾返璧焉
馬氏亦聞人言藉藉不敢與爭遂以致賈生生駭絕
問故媒氏微露其情生怒擲其帖於地而入媒氏不得
已返白於翁翁遂控於官以金媽爲證生亦赴縣申訴
大憲獄生詞氣激切令不能屈諭之曰汝姑退明日挈
妹偕來聽質可也生歸以商女且曰奈何使吾妹摧
辱至此女慨然歎曰妹自蒙兄嫂撫愛常思勉企郝鍾
以慰父母於地下今橫罹此辱尙容姑忍乎妹志已決
兄勿惜也語畢痛哭達旦草草理妝衣履盡易縞素拜

其嫂曰妹薄命不及與嫂相守以終負吾嫂矣嫂此時但有揮淚亦不復辨爲何語而女已從兄登車去矣此至指天誓日清辨滔滔今日此事證據確然何容強辨命校之女曰慘酷之刑弱質不堪勢必誣服誣服不如死老父母奈何忍以誣良殺人乎令乃趣喚穩婆至引女至別室驗之出而稟曰所驗賈氏孕已四月與金氏言正符令大笑詰女曰今汝又何詞以對女對曰不然妾謂不如老父母親驗之信也言未已袖中出佩刀解衣直刺其腹剗未及半而身已仆士香趨就女手取刀力破至小腹腸胃俱流投其刀曰老父臺請驗令

止已無及矣生於是控上臺覆驗定案江翁及汪氏金氏皆論斬邑令以得贓枉法論絞而以賣女建烈女祠祀焉

支氏

無錫朱貞婦者支氏朱燦聘妻年二十四燦死歸朱守貞嗣從子應垓有田二十四畝已而應垓夭議他嗣應垓本生父文耀利其產與族人材任謀曰立嗣以母無母何子脅之嫁不從辱之百方支取剪刀自戕復欲投水死遇弟錫昌告之故訴於邑令文耀私交通判某詣令言支有別情令聽之支解衣求刀剖胸自明令遣姬

驗之果室女也乃重懲之而爲支立嗣并作傳表之此
令猶不致以徇蔽致死若某通判者其計亦險矣支氏
之得生也幸矣哉

墮胎

邑西偏有村曰河南浦村婦李氏性蕩夫卒婦日與里
中惡少狎未幾遂姪踰五月矣鄰婦楊氏者能墮胎以
此漁利婦素與昵至是與以番錢五枚乞爲之謀婦受
之留與晚飯且飲以酒婦醉矣草草下手胎未墮而李
已死乃呼其夫共縛以石而沉諸河人無知者越六年
婦偶自鄰村收生回纔入門忽自撻其頰罵曰老娼婦

汝嘗爲我言爲某某墮胎其人後俱無恙我故以性命
交於汝手豈料汝毫不經心乃以沸湯漬草鞋取而摩
之我所以低聲呼痛者恐爲人知覺故也豈猶是尋常
腹痛哉而汝猶力摩不已致予腹中胎上衝而死且汝
既騙余錢而致余於死卽買棺以葬余尸或猶可恕乃
墜以石而沉諸河使骨肉俱葬魚腹此仇尙可恕乎語
畢口吐白沫而仆其夫爲之叩首乞哀許以拜懺超荐
婦忽瞋目曰老龜精尙欲以巧言解釋耶余向以一時
不能登陸故飲恨至今纔得吐此惡氣汝婦可死余余
獨不可死汝婦平蓋凡溺鬼必三年而後上岸又三年

始得索代方沉尸時李氣猶未絕故至此乃登陸索命也於是其婦狂益甚跳擲叫號或攢眉捧心大聲呼痛目上視作李氏臨死狀至夜半竟死此嘉慶間事余得之吳香圃云

捉奸

周草庭嘗言在山東兗沂道署時有以夫捉奸而殺其一人逸其一人者擊鼓自首觀察訥公陞堂命拘其婦鞠之婦年近三十而肌膚如雪容光照人供稱向來與一人共戲終嫌未暢所欲故約二人於是日偕至相與前後夾攻其時方極酣適不意爲夫所覺蓋二人於其

所往來者陽道尤偉岸者也訥公大笑曰然則汝可謂
休休有容者矣嘉其直薄責而遣之遂援筆判曰

從來爲雲爲雨冷容或致誨淫而在匹婦匹夫作配
但稱佳耦故面首三十止供酣戰於山陰私乳分明
步西自登至婦人四月卽人沐浴不避客舟男女
時亦相親或觸其私不忌惟觸其乳則怒相擊殺以
爲此乃婦道所 僅效水嬉於海外縱河間之且窺且

合猶然日夜呼號而武豐之卽晚卽交不聞弟兄來
擊乃者腹背受兵居然烏鼠同穴以兩雄共一雌竟
雙管之齊下左旋右抽有鳥斯翼前茅後勁其實能
容儘教箭激連珠綽有餘地倘使桃翻錦浪嘗許分

羹豈霸王之逐鹿界劃以溝凝碧玉於破瓜剖分而
食方其二人同心自必皆大歡喜抑知綵鳳隨鴉在
羅敷原自有堦驚鴛打鴨彼臥榻豈容他人所差傾
四傾賊佳人難再既已一生一死罪案可消我見猶
憐掩面忍誅尤物奔者不禁寬政宜及仲春姑予薄
懲此後風流休放誕待搜漏網肯教淵藪久遭逃庶
幾二五之耦耕永示千秋之孽報

埋憂集 卷五

戊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後學桐鄉

鎖陰

竹墩沈某本儒家子自幼無賴稍長棄

既娶傾奩具以供狹斜游不足則烙其妻以繼之妻閔氏貌亦端麗某漁獵遍於族黨人畏其橫也相視以目閔氏憂其及禍嘗微諷之某大怒曰爾不知乃夫固色中豪傑而敢吃醋耶裸而笞之體無完膚閔氏垂斃哀祈之命某曰今番應知吾手段但余淫人妻多矣猶自未足汝在家止余一人余又常夜宿於外焉保汝毋生

他事語畢竟出取一鑽至縛而鑽其陰探懷中出小鎖鎖之悶受傷重兼以下體被鎖寸步難行然畏其虐猶日起爲之執炊會其兄來探視見其行步蹢躅憔悴始無人色詢之不言但有垂泣一女甥在旁言其狀遽歸述於母并其族人族人共憤呼舟偕至竹墩視之閔氏已踣臥不能起見母一慟而絕於是沈氏之族亦集其族長某前啟曰母勿怒此子惡貫已盈村中三害未除此其一也今請除之以雪公憤遂命衆人擒某至積薪焚之觀者數百人無不踴躍稱快焉

昔亳州有一士狎其婢其婦知之搗蒜納婢陰中而

以線縫之婢痛苦殊甚鄰人咸爲不平羣訟於官官大怒檄拘婦至並喚革工數人攜錐線欲縫婦陰士懼爲門戶厚力爲求免官曰今城樓將壞公如能重爲建造庶可免耳士罄家所有始能竣役至今士人呼其城樓爲縫陰樓云又順治時毘陵某官偶狎一乳嫗夫人知之以錐鑽其陰而鎖之棄其鑰匙於井乳嫗叫號欲死不得已覓銅匠以鐵絲捻開之至今常州人呼爲鎖陰奶奶二事俱見堅瓠集不意今竟得之目擊也

火藥局

道光二十三年夏杭城火藥局一夕爲雷火所移不遺一瓦一椽卽柱礎無存者不識何故或言想雷公需此應用故與六丁六甲下取之耳非也蓋近世用兵專恃火攻火藥之爲禍烈矣故取之以示警耳不然何必并其局移去耶

詔禍

奚慕玄明末進士婁東人也國變後隱居養志恬淡寡欲福王時屢徵不起豫王下江南備禮致之見王不拜薦爲國子監祭酒不就王重其志操厚爲之禮而遣之其後金聲桓至浙西時已有逆謀召亭書記玄至恭懼

過禮叩頭至數十聲桓大怒曰吾以國士待汝汝奈何
以非類處我汝肯不拜豫王今獨何爲拜我非以我爲
不能容物而玩我耶遂殺之

赫連勃勃之徵
隱士韋玄亦然

外史氏曰巧言令色足恭孔子恥之又曰不有祝鮀之
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千古一狐媚世
界也然亦有傲不必禍諂不必福者如慕玄之以恭愼
撓怒其視殷浩之以空函獲罪抑又慘矣嗚呼士之生
逢離亂以不能屈節僞朝而嬰禍者多矣況如聲桓之
殺人如土芥者哉玄則不死於不屈之時而死於見屈
之日其死豈不可惜顧其見禮也惟不畏死也其見殺

也惟畏死太過也善乎侯朝宗之言曰今有兩人行而
遇虎者其一惶恐拜跪而乞哀以死其一大呼奮臂鬪
不勝而亦死謂聲桓之虓暴猶虎也則非拜跪之所能
所免也君子見幾而作當自有其道矣或謂諂亦有道
蓋必生有媚骨而又工於揣摩若壯悔堂集之傳馬伶
諧鐸之述貧而學諂真深於閱歷之談而媚世之衣鉢
也若慕玄者死惟以終南爲捷徑而未嘗伺候於權貴
之門而不學無術以致此禍也惜哉

又按張鷟耳目記周春官尙書閤知微奉命詣默啜議
和司賓丞田歸道爲副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膝

啜靴鼻而吮之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宿乃放及歸與知微爭於殿廷言默啜不必和知微堅執以爲宜和後默啜果反陷趙定知微誅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工於行媚者其效又可睹矣記又云右拾遺趙長弼使入匈奴坐帳下以不潔食之長弼食盡一盤放歸朝廷恥之則又不知其如何下咽也

送詩韻

山陰平公在京師續婁紀曉嵐先生使送賀禮佐以詩韻一部凡四冊分題以之子于歸四字平不解旣而先生來赴燕酒半平從容問曰昨蒙寵貺內有詩韻四冊

及所題之字皆未識命意所在今願竊有請也先生曰
無他詩韻者平上去入而已之子于歸自應是平上去
入矣合座大噱

又聞曉嵐先生新製一蝶袍與其親家某戲曰昨親母
來舍看女見弟新袍徘徊熟視弟曾有詩贈之親家曰
願聞佳咏先生遂吟曰昨宵親母太多情爲看花袍繞
膝行看到夜深人靜後誦至此句遂止親家曰還有結
句先生曰沒有了親家曰詩如何無結句先生曰結句
無非平平仄仄平平而已其設譜亦猶是也

沈禿頭侗鄉人精於風鑑嘗爲人擇地旣得一穴謂其
人曰此地葬之當生貴子後世亦累代公卿不絕友人
喜卽以其父母葬之數年有紫雲和尚著自虎林來風
損其術友慕其名邀至其地訪以吉凶僧相之曰此處
前臨大道子孫已被踏盡且其後又犯拖刀煞將枝葉
凌夷之不暇何論貴盛也遂力勸其改葬友惑之卽乞
其另覓一地以千金購得之將遷葬禿頭忽至力爭曰
誰爲汝破吾術者此中已有金絲藤纏繞奈何復遷友
不信命啟其域果有金絲藤繞遍棺外友悔恨將還詰
僧禿頭止之曰此等播弄是若輩長伎然亦豈非命耶

嘆息而去其後禿頭家廚中缸面浮出一龜大如盤背
上有篆書佩稅殿削憎蒙六字大俱寸許不解以問人
或謂佩稅殿在龍宮內或此龜獲罪龍王故謫降出海
然何以至此得毋禍汝家禿頭歸祀而放之於河訖亦
無他異禿頭性迂拙雖隆冬常脫其帽故人以此呼之
余謂禿頭既精於其術而又不爲今世鬼蜮之謀安知
非邀神鑒故使龜來告祥若以如禿頭者乃能削去憎
蒙而無愧爲龜鑑歟

陰狀

吾鄉朱先生某中年喪偶無子遺一女年十六矣意態

幽閒頗嫺閨訓先生視如拱璧一日倦繡欲睡甫就枕
見一書生裙屐翩然褰帷而入女驚起欲遁生遽前擁
之手足如縛女將號而舌已入口昏不知人由此晝夜
顛狂忽歌忽笑或自褫其衣有令人不忍見者先生百
計驅遣卒無一效或言東岳廟城隍神頗著靈爽可往
祭也先生喜遂自繕疏列狀以往祝而焚之乃還視女
甫入房女忽起坐牀沿以手指窗外笑問朱曰阿爺亦
見其枷鎖耶當回首涕泣而去耶先生異之就問其狀
則掩袂羞赧不能言再問之則盈盈欲涕而其病已如
夢驟醒矣

郡中有富室某氏子娶婦金氏纔數月爲崇所憑其婦貌僅中人而自遇崇後放誕風流殆無寧晷惟夫入與其寢則帖然安枕絕無狂態出則如故矣或問之則曰以兩雄其一雌不禁意索故暫且避去然彼豈能長守此鴻溝耶其母在旁唾曰淫鬼擾害如此吾將訴之天師遣法官來捉汝塞瓶內烹卻始雪吾恨婦笑對曰母勿嗔某爲歸安城隍三太子愛汝婦肌瑩如玉氣息吹蘭今後尙應蠲吉迎歸署中永爲白頭之好必不忍中道乖離也時其父亦在聞之退卽具狀投城隍廟焚之比返則其女已沉沉睡去安帖如常矣惟醒後神氣怯

弱病之數劑而起

以上二事皆在嘉慶間然亦有不盡然者吳江縣志莫軒字季昂少有俊才工書法永樂中嘗至京與客登隨山謁蕭梁公主廟臨風詠詩醉臥廊下夢女華妝至相與綢繆至于月落參橫乃起而別莫歸遂病病中誦誦言公主來迎吾竟卒然則淫昏之鬼果可以自爲政也軒卒二年其同門袁約以稅事入京中途忽下驢空揖三四後復上驢回拱而去衆問之曰遇莫季昂相揖耳衆知莫已物故大駭送約還家遭病不數日日莫兄迎我亦卒是爲魅者又不必受制於神矣皆不可解

全謝山言城隍不知始於何時所祀何神按賓退錄
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以城以盛
民而隍卽城下池也宜祀之以邀福利唐開成中睦
州刺史呂述亦謂有合於禮之八蜡祭坊與水庸者
至宋而盛行於東南有城土之責者莫不像而祠焉
若市鎮第應有里社不當設有城隍而吾里有東平
廟本祀顏魯公而以張睢陽同時殉難並祀之直名
東平王祠已失其本今竟額以城隍則非特名義不
協而舊迹全湮流俗無稽大率類此

簪包船

道光丁酉九月禾中三塔寺之南有村婦王氏其母家
相近陡門時新穀方登婦製餠餠一器將往遺其父其
夫以次日將入城貿布囑其速返婦諾之攜一子而去
無何待至日暮不至次日走問始知其並未到家各處
尋訪不得乃還入門倒於牀上輾轉尋思不知其存其
沒未幾朦朧睡去忽見其妻被髮立於牀前流血被面
涕泣言曰吾已爲惡丐所殺明日君但往南塘一路覓
得昨所攜餠餠卽吾冤可雪但今生與君永訣矣村農
急起持之條不見驚寤遂起坐而待旦出門沿塘行未
至萬壽山北里許遙望隔岸一簑包船泊於河側心疑

焉急呼塘畔行舟渡至船邊見船尾二小丐方相與爭食一小丐手中擎餽餽二枚罵曰昨師父以汝不會乞錢故不許汝吃以此一籃賞我汝何得更來奪食村農近視其餽餽酷似妻所作者因問汝師昨從何處得此小丐曰昨有婦人攜一兒招我師父擺渡我師父遂撐過對岸賺其進船其所攜餽餽共有一籃今猶剩此數枚也村農乃奔告婦翁聚集數十人操械而往躍登船上則老丐二人已歸縛而搜之其前後艙底有數甕或鮮或腐皆斷脊墮臂貯滿其中又有一小甕泥封其口撬開則其妻與兒之首血淋漓尙未乾也於是并取其

與解官擊鼓申報邑令卽提二丐鞠之二丐直認
不辭及問其乾腊所自則堅不肯招聞二丐皆瞞視深
顰狀貌猙獰其指訊時亦並不呼痛也此案不知作何
結構也

烏清文獻浙西丐子結黨駕舟散行各處用迷藥拐騙
子女剔其目挑其筋曲折其手足號曰盆景令行街市
日賣錢若干其女子殊色者則賣爲娼或自行淫其穢
而肥者直煮食之故其人多強壯猙獰不忌夾打其老
者亦割折之而取其腦髓肝腎賣以爲藥故積財甚富
賄勢豪爲之窩事露於官則資緣說情釋放順治乙酉

六月有一數歲瞽目女子乞於市悉其詳相與踪跡擒之計十餘人解至捕衙衙官欲底之衆大譁乃扑殺之并焚其舟

按此卽甌北所詠之簪包船也余幼時嘗見捕衙中捕得二人究其黨與一任拷掠終不肯招亦絕不呼痛乞饒搜其船得肝腎等數竹遂併其船發縣其後亦不知如何發落或謂此輩常食人腦髓故能熬刑且上下無所不通故其頸卒不可滅昔萬歷中高案督礦闕中原奏官魏天爵林宗文白計媚案因進一方云取童男女腦髓和藥服之則陽道復生能御女

種子案大喜多買童穉碎顱剝腦貧困之家多割愛
以售惡少年至以葑迷人穉子售于案博取多金稅
署地中白骨齒齒嗣買少婦數人相逐爲秘戲以試
方術歌舞變童又不下數十人窮極荒淫其後魏奄
亦用此法故能與客氏奸通及其死宮女私孕者數
人焉是此輩爲禍由來已久不獨如文獻所云賄勢
豪爲奧援已也

金鏡

金鏡字鑑昭灌縣人少孤聰悟好學年十餘諸經畢讀
文理粲然可觀師勸使赴試其兄以其坐糜膳修責令

學賈遂廢讀非其好也稍長性極狷介好施予兄以其
不知蓄聚數譙讓之鑑昭卒自如於是爲之娶婦析箸
以居婦孟氏美而賢每助之施而鑑昭所如不利數年
家益窘嘗歲暮其族兄有以親死無棺告者鑑昭無可
爲計遂與往謀諸兄兄方與其嫂盛設迎神聞之視其
嫂而笑嫂亦笑曰今乃兄逋負山積自顧尙無所措叔
有餘貲自應慷慨赴義乃爾奈何欲以此科及乃兄耶
言已竟入其兄亦入更不復出鑑昭廢然而返罄囊中
止餘數百青蚨乃謀諸婦拔髻上釵并付之去無何歲
已除矣婦以盜中無粟告鑑昭不得已復走告其兄乞

貸千錢兄口嘻吾家中僅餘斗米借箸無門何能更爲
若計再三言乃呼其妻量赤米二升與之鑑昭不受痛
哭還家婦迎慰之曰妾聞韓信寄食亭長爲之轢釜豪
士例應寒餓何至作牛衣兒女態鑑昭拭淚曰固也吾
所痛者以兄弟而竟及此也言未竟適婦翁令傭負米
五斗至夫婦始用相慶焉越月後乏食如故一日婦翁
至不能備午餐坐談旣久有穉子索食而啼翁歎曰如
是舉家不且爲餓殍乎乃爲書荐與其友陶繼朱爲掌
會計年餘廉其誠謹命往河南貨約比反竟遭盜劫忽
一人錦衣貂帽從車騎甚都馳至詢其何由至此鑑昭

仰視乃其邑中賈生也數年前生嘗以計偕無力鑑昭
資之人都至是以進士選知縣將赴任歸德鑑昭述其
狀生惻然爲謁邑宰緝得原贓臨別復贈以百金鑑昭
歸家亦稍裕矣先是其庭中有郁李二枝自鑑昭乞貸
還麗湯其上樹遂枯死及是其西偏一樹驟發繁花鑑
昭喜以爲異祥會陶遣至浮梁收債乃私市厚朴以往
至則以貨者太多到稍遲不能售失意而歸會白蓮教
匪反被兵處所藝朴樹皆被斧作薪價涌貴鑑昭甫至
聞者爭往購焉利數十倍於是辭陶旋里大起第宅列
肆連楹不數年致富鉅萬而是時其兄家已落又以嫂

撻婢致死訟繫者經年矣鑑昭上下營賄費千金獄猶未解乃復至河南謀於賈賈爲致書邑令始得以贖罪釋歸而全家十餘口待哺爲憂鑑昭時河潤之兄以爲未足竟以其構宅時侵占基地控於官官來踏勘不直見將子杖鑑昭爲乞免退而私畀以五十金乃已是夜盜入其室縛其夫妻烙以火盡搜其金去旣而長子慶餘舉於鄉將觴客往請其兄兄曰弟今將作封翁矣此時賀客盈門試看而兄懸鶉百結將毋爲華筵羞乎謝不住鑑昭乃返命家人餽以羊酒并雞鵝數物旣晚筵甫散忽聞兄家失火率衆奔救其廬舍延燒已盡蓋其

時嫂將燂湯燂雞以供晚膳以致此災也鑑昭歎息不
已亟返推宅舍之其後兄嫂以窮老死鑑昭既爲收葬
猶時時恤其子焉

外史氏曰余述此事蓋爲之輟筆而歎者屢矣夫以鑑
昭之爲人而使之歲除糧絕淚濕唐棣慨然曰田氏之
荆乃復見乎何天道之曠曠也及貨焉起家顯親有子
則恍然曰彼蒼豈真無情耶抑思急難分金報怨以德
彼於骨肉之間固如此其厚也至如乃兄其子弟之窘
厄猶忍於袖手若此則平日之利析秋毫而於他人可
知而卒莫保其身家然且報之愈厚則禍之愈慘爲之

兄者亦可思其故矣及覲其謝弟數言則又歎其寒難
猜妬雖至死而不悟也是心也直得寒餓死矣嗚呼豈
非人事哉

藥渣

京師有富家子周某者娶妻某氏有殊色情好頗篤其
後專務變章常數月不進內妻爲之飲食俱廢慊慊不
疾某始入視命召大夫視之大夫至某適他往一老嫗
導之入房診視畢出語嫗曰病由幽閉日久鬱火不舒
治宜越鞠丸以發其鬱但其始并非由外感寒濕積食
所致必得精壯少年侍之俾悅而好之以快其氣融而

化之以調其血投以所好以悅其胃暢其所欲以奪其
火然後導之於竅以利其濕補之以陽以解其寒半月
後病當自愈此真萬金良藥也不然恐非丸散所能奏
功言畢更不書方而去嫗反述於其妻妻以爲然密倩
嫗覓得少年數輩如法治之病若失月餘某入見其妻
光豔煥發如晨葩著雨神采倍常大喜擁之入帷將與
之狎忽見帳後數人皆面黃肌瘦形如枯腊駢肩而立
諮問若輩何來其妻惶遽對曰葯渣葯渣

外史氏曰此事余嘗聞之友人偶憶及遂書之或言已
見昔人小說余初未寓目也余述此事蓋爲昵比頑童

而廣田自荒者戒非敢仍他人牙慧也故復存之

餬餅阿六

餬餅阿六者邑北柵沈氏子名鳳翔自幼狡黠無賴少長以賭爲業而窩娼窩賊無不爲也凡遠近鹽梟積盜無非羽翼也郡邑胥役無非耳目也以故官府不能捕邑有烏將軍廟在司馬署南半里而近俗稱土地堂堂之前小賭場數十開賭者皆其爪牙也人呼爲堂前兵時東柵徐氏以居積致富六之黨小木匠桃花橋等先以索詐不遂將尋釁未得間也一日徐命店夥往村中收賬還至三里塘日已暝乃就一相識家借燭籠以行

適其黨與堂前兵經其門偵知爲徐氏店夥遂擁入誣以奸執縛之搜橐中有番錢五十餘枚盡攫之去某歸白於徐某控六及諸人於縣縣令王故與徐有舊然不能治六遂揚言於衆曰有我在區區一縣令何能爲寄語徐某如不能制我我當有以報也徐聞乃赴省控諸巡撫巡撫差官至縣坐提不得差官乃密與幹僕數輩至邑中乘夜出不意先擒六交邑司馬某公乃赴湖州啟太守林公請撥武弁二人鎮兵二千與偕至邑并縛堂前兵數人而去巡撫委杭州府某公親提定案六等七人俱問徒充軍者保長楊四一人中途堂前兵逸去

三人惟六等數人解至其地未及兩月六已自紹興逃
還石老蟲小木匠等亦自他邑返葢有頂替在彼處應
那也六於是於北宮橋復開賭場其勢愈橫至七月娶
妻某氏會者千餘人先是某氏本紹興良家女嫁爲某
氏子婦琴瑟頗敦後某氏子爲六所誘挾重貲隨六至
邑中六不返其婦以念夫尋至遂家焉某自從六縱賭
已耗其貲大半及是六窺其妻豔之乃復招某至家相
與其博迨暮出土妓數輩勸酒漏旣下六起出某時已
醉徑擁一妓入旁舍其戲甫就枕六率其黨持械而入
執某及妓將殺之某願罄橐中金以酬不許衆勸其更

往取五百金益之便可釋卻且許售以此妓某辭以牀頭已盡衆曰汝家蓄有千金奇貨而不知耶某不解所謂衆教其以某氏歸於六卽日間所輸二百金亦可一筆勾去遂逼其書券某涕泣不忍六揮刀而前某於是飲泣署券衆卽蜂擁至某家呼其妻出告以某在六家卒病仆地救之不甦趣其奔視某氏卽隨之去入門見某無恙驚甫定而某遽前提其臂頓足大哭良久乃噀咽而語以故妻駭絕欲返奔衆曳之曰汝得嫁沈郎亦復何憾而更欲思歸事至此尙容汝自來自去耶某泣亦桀黠顧見勢已難挽卽收淚慰其妻曰汝住此誠大

自卽復從我去恐終不免餓殍也言畢拂袖自出而中心憤炤欲燒行數十步復返及門門已闔矣遂解帶自經於簷帶絕墮地乃歸將取索以往入門見燈火熒然四顧闐無人影痛哭不已旣思此時不知妻猶在否若得一見而死死亦可瞑於是攜燈就寢而輾轉不能成寐歷憶從前始與六遇攜貲偕來今所攜旣已蕩盡并其婦亦爲所賺遽躍起搥牀大叫曰阿六汝莫喜也頃之天曉出至肆中市一短刀藏之將伺便刺六未得也忽聞喧傳六方娶妻往探之知其妻已別抱琵琶相從不去矣憤極遽歸取所藏刀厲之袖而出自是更不復

歸矣一日天微雪尋六至唐家街將至其門聞釘鞋聲
閤閣然來趨視之六也厲聲曰餽餅今夜乃相逢耶出
刀刺之六騰右足起中其腕刀輒拋落以用力過猛其
釘鞋以跌墮雪中某隨手拾得劈頭一擊恰中頂門六
仆於地某復前擊之頂上數十孔血如箭激滿地都成
紅雪而六已不復能動蓋六本禿髮而軀幹短小故所
擊皆在頂上也某棄鞋取刀刺其腹立死奔至其家跌
開門扇呼其妻出告之且責其負心將并殺之妻泣曰
妾所以含垢忍辱以至今日欲得一見君面而死也今
大仇已雪又何面目與君相見乎卽奪刀刺其喉急奪

之已深入半寸血溢不止而仆于地某抱至牀上爲裂
裳裹其創曙後始漸蘇此道光十六年十月間事也時
鹽司馬適在省某乃至青鎮司自首巡檢某公詢知爲
紹興人權令弓兵管押密使人諭令逃歸某以無貲難
之與以五十金某始還攜其妻而去今石老蟲等尙在
焉

外史氏曰十六國春秋杜育少時嘗從濮陽人爲賊母
台之育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膳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
不傷他人砍頭育爲賊被甲三重持戟轉蓬而出嗚呼
五代時王俊以走及奔馬得官歐陽公嘗以慨亂世之

人才矣無如世當衰亂建非常之功者多出自此輩中
之所謂楊亦愚曰天下有事如餽餼阿六輩皆草澤
英雄也吾與若區區猶以王法繩之抑迂矣此持法者
之所以胥及于寬政歟一歎

秦檜爲猪

順治初蔚州魏果毅公官刑部尙書嘗夢至冥司代陰
曹決冥中事一日湯文正公斌訪之值公午睡待之良
久而甫出湯因以晝寢諫公笑曰非寢也此事本不欲言
因有關臣節匪細故不妨爲知己道也適夢至冥司提
問秦檜公案耳湯驚問曰此案至今猶未了乎公曰非

未了也渠前世本在涿州一富家爲犬其夜有數盜持刀入執縛主人主人不敢號任其搜括盜猶未懷疑其尙有害藏脅以刃使指其處而室中實無餘蓄盜不信舉刃欲砍犬從旁力嚙其足盜反身斷其首而主人得乘間逸去冥官嘉其義俾其託生秦氏爲子故生後眼有夜光也不意忘其本來害賢賣國罪惡至此閻羅用罰令三十世爲猪以示殺害忠良之報而檜欲仍乞爲犬公曰犬豈有勝於豕耶公笑曰此其所以爲奸狡也犬不盡殺而豕則未有能免屠割者也適咎至三百渠猶不承繼以炮烙乃服今押往汴州爲猪去矣問以前

卻在何處曰此案非可驟結自瀛國公入燕以後始令其世世投生岳氏爲鼠以飼其貓俾償武穆之怨迄今後令往生他處耳湯曰宋自和議成而歲貢金繒偷安半壁君臣遊燕荒嬉無復中原之志以迄於亡而南自南北自北之議檣發之檣實成之是其賣國之罪更大也曰此意授自金人主於高宗南渡享國不長半由自取旣斬檣嗣俾其先宋而亡已足蔽其辜矣但其斃武穆於獄及誅殺不附和議諸賢罪孽尤難末減需爲猪三十世乃可洩一朝忠臣之憤也湯歎息而退湯與臣清獻皆爲公所薦引者也

又按異識資諸萬歷丙子京口鄔汝璧遊于杭見屠
豕者去毛盡腹上有五字云秦檜十世身康熙中震
澤某遊武林適屠家宰一猪蹄上及肺管皆有秦檜
字衆無敢買者某毅然買之攜歸付僕煮既熟率衆
攜至岳王祠羅拜以獻祀畢恣啖聞者大快青州徐
相國溥家嘗宰一猪燂去毛肉內隱有字云秦檜七
世身烹而食之臭惡異常相傳相國之祖在宋朝爲
檜所害故生平最敬穆王特于青州城北建岳王祠
鑄秦檜万俟卨像跪塔下此豕豈以示償歟然則果
毅之說信有徵矣堅瓠集又載萬歷戊戌去鳳陽城

三十里朱家村雷震一白牛燎毛盡背有秦檜二字
豈爲其所規免故不爲猪而爲牛而卒死于雷奸臣
之不能逃天網也如是夫

又按秦熈本王氏子檜素不悅性畏內妾嘗孕其妻
逐之生子爲仙遊林氏子曰一飛以檜故仕至侍郎
金罍子宋史秦檜曾孫鉅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
守李誠之竭力捍戰城破鉅率兵巷戰後歸署自焚
死子浚澤皆從死奸臣之後一門死忠孝豈復係其
世類乎然檜無子以妻兄王暎子爲後則秦氏世絕
於檜久矣云云是亦以秦熈非檜之子也史不足據

也

間嘉靖初秦檜裔孫某宰湯陰有政聲每欲謁岳忠武祠逡巡未果將及瓜謂同寮曰岳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在後嗣吾守官無愧神明往謁何害遂爲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扶出廟門遂死觀此與朱史所載則秦檜有子可知然安知非王氏子之後歟明史邱瓊山謂范仲淹爲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再造功驚人之論據其言是南宋之享國賴檜之力而魏公此舉爲濫罰矣史稱其博辯而多偏激信哉

賈似道

康熙時張蒿邨先生嘗遊七閩佐閩藩某公幕平未一
貴之亂其歸也舟泊漳浦晚飯後波心月上沙鴈磔磔
驚起悵然不能成寐遂登岸欲訪木棉庵遺趾未知所
向信步行去入一古寺有三人圍坐其飲綠桂漿羹一
美人衣天水碧綃繡紗裙年約十八九妙麗婉約抱琵琶
側坐見先生至齊起揖之入席先生歷叩姓氏一楊
子玄一錢湘靈其一人語操吳音自言厲姓友竹乃樊
榭先生之族姪也性嗜山水慕鴈宕名渡江遊東甌轉
至武夷今流寓於此已十年矣言已黯然錢頃曰嘉客

相逢如此良夜乃絮絮作楚囚對語耶於是洗盞更酌

痛飲酣呼先生素豪飲連酣數觥爲述平臺之事楊嗟

嘆不已錢生拍手曰我得一酒令矣厲曰善幸遇風雅

士豈容牛飲喧呶徒作僞父面目但需出新意倘有拾

人牙慧者罰如金谷酒數錢乃浮白曰斫楊頭

見五代史補

羊頭爛官福建三語諸君能對否楊應聲曰穿錢眼

見五代史補

五代史補

泉眼通死浙東蓋楊本以入貴爲淡水同知隨爲

朱一貴所殺而錢以遊幕客死紹興故二人還相嘲也

次及厲厲曰我亦有二語請對遂宣曰天上月圓人間

月半衆思人不屬請其宣示厲曰此語向來覓對不得

故以煩諸君衆譁然將取巨觥罰之厲曰此時不勝酒
力矣請爲小詩償責何如衆笑曰亦得吾不忍其酸腴
姑舍是厲遂吟曰夜深立盡板橋霜橘柚知寒已變黃
無限青山湖上路只隨煙月夢錢塘其二曰風吹曠野
怪禽啼葉葉征衣化作泥今夜送君吹鐵笛荻花楓葉
也含淒錢急掩其口曰君開口便含酸茹歎使人不歡
顧美人曰爲我妍歌以當羯鼓美人卽笑撥琵琶低唱
三笑月中行一闕音節嬌婉合座盡傾時楊已醉輒抱
惜勝上解錦半臂贈之忽一人肩輿至門闐然入罵曰
賤婢無恥又來此賣俏耶美人倉皇遁去楊怒而起曰

汝今猶爲此驕態來嚇誰耶奮拳毆之衆勸令代歌以
贖其人覲顏就席取拍而歌錢吹橫笛倚之歌曰恨箇
儂無賴賣嬌眼春心偷擲蒼苔花落早印下一雙春迹
花不知名香纔聞氣似月下簫篴蔣山傾國半解羅衿
薰薰漸度鎮宿粉栖香雙蝶語態眠情感多情輕憐細
閱休問望宋牆高窺韓路隔尋尋覓覓又暮雨凝碧花
徑橫煙江扉映月儘一刻千金堪值卸秣薰籠藏鎧衣
杆任褰臂金斜搔頭玉滑更恨檀郎惡憐深惜儘顛裊
周旋傾側軟玉香鈎怪無端鳳珠漸脫歌未畢揚起擊
案曰此乃廖瑩中箇儂曲也吾輩今夕相約不許襲舊

汝本一市井無賴不過借內寵以作奸盜柄料豈知世間有筆墨事偏又假慕儒雅倩門客刊書鑒帖附託名流今居然忘卻本來矣如此無恥小人尚可耐乎據地一吼忽化爲虎啣其人去衆驚散先生亦起厲挽之曰公無恐適歌者乃卽宋之賈似道故楊公爲此變相以噉而奪之魄其先歌兒卽賈竄時所攜沈生也今僕尙有一書煩帶至家中遂於懷中取書出付先生相送上船揮淚鄭重而別後先生至杭訪厲氏果有其人投以書其子發視始知其物化已久書尾囑其速往收骨焉歎息而返

鬼舟

余嫡兄載榮小字學麟幼聰慧性尤醇篤孝弟藹然而於余尤狎以家貧不能從師二伯父親課之讀然猶不能給才讀學庸二書遂廢而學賈迫伯父母旣沒三兄行賈武林兄亦往梅里經商然未嘗一日廢書也時余父母俱無恙歲時常來省覲暇則必從余問經訓尤好談詩書學米董頗得其似其好學蓋天性也余月兒如得良友與之談輒至午夜然兄又以勤於其業不能久留余旣無兄弟旣別常慘然如失手足已而兄漸有所蓄余父趣其娶婦遂於嘉慶二十一年結婚梅

甲某氏次年仲春娶有日矣乃附賈舶來家將請余父
及三兄同往行次常州以覆舟溺死後三兄至常州挈
其柩常人云是夕風雷大作繼之雨雪舟不能行已泊
於塘坳矣俄見岸口一舟其行如馬桅顛一鎧熒然其
上有登仙二字髣髴有人呼之曰風利如此汝等何猶
阻此爲於是同舟相謂可尾以行也遽揚帆出而前舟
已杳風勢愈猛急欲艤棹已不及矣時同溺者七人惟
舟子以善泅得免兄時年三十有三

外史氏曰世之死於溺者多矣如吾兄之爲人亦何罪
而至於斯耶余每念之常達旦不寐擬效柳州招海賈

文以視之而援筆輒煩窻不能成章至今常自呼負負
也今三兄尙存年六十有四矣而未有子豈二伯父
之後又將絕乎是又可爲痛哭也已

卷五終